

犀黄丸加味治疗乳腺癌 1 例

邢显臣

(黑龙江省中医药学校附属医院 佳木斯 154007)

患者杨某,女,52岁,1966年7月17日初诊。自述:1965年7月发现右侧乳房外上方有1个硬核,如手指肚大,略能活动,质地坚硬,不光滑,皮色如常,稍有痛感,对它未予理睬。1966年3月,硬核已如鸡蛋,隐隐作痛,去佳木斯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,确诊为“乳腺癌”,劝其手术治疗,因本人惧怕手术,采用化疗3个月,效果不佳,要求用中药治疗。

检查:其右侧乳房外上方60mm×50mm×30mm包块,质地坚硬,凸凹不平,表面皮肤呈桔皮状,乳头内陷、固定,右腋下淋巴结肿大20mm×20mm×10mm。面色灰黄,胸闷,易怒,心跳,气短,头晕,纳谷不香。该患者早年丧偶未再婚。脉沉弦数,舌质淡红,边尖有散在瘀点,苔白腻。诊为肝脾两伤,痰气凝结型乳腺癌。法当舒肝理气,清热解毒,软坚散结治之。遂投方逍遥散加味:当归15g、白芍15g、柴胡10g、云苓12g、白术12g、香附15g、青皮10g、黄芪20g、丹参20g、党参15g、薄荷5g、陈皮15g、甘草10g,水煎服,每日1剂。

8月6日二诊:服上方14剂,胸闷气短、心跳等症已明显减轻,食量增加,精神状态良好。改投犀黄丸加味:天然牛黄6g、麝香4g、制乳香100g、制没药100g、三七50g、山甲珠75g、莪术200g、猴枣6g、青皮200g、夏枯草200g、山慈菇100g、炒僵蚕75g,共研细末,蜜丸9g重,每日早晚各服1丸。

9月28日三诊:近日发现乳房肿块表面逐渐变成深灰色,并且自昨日起,沿肿块边缘1周裂开一道缝,现在缝深约2mm,不出血。嘱其继续服犀黄丸,再投当归补血汤:黄芪30g、当归20g,加龙葵30g、半枝莲30g,每日1剂水煎服。

10月18日四诊:乳癌周边裂缝已深达15mm,出现腐尸样恶臭味,距三米远可闻及。腋下淋巴结也缩小至10mm×15mm×5mm。继续服犀黄丸和当归补血汤,黄芪量加至50g,当归30g。

11月29日五诊:今日门诊换药时,乳房肿块全部脱落出来,肿块50mm×40mm×27mm,表面呈灰褐色,质地坚硬,有一种恶臭的腐尸味。乳房的不规则的圆坑内,颜色粉红,不出血,全部是肉芽组织。继续服犀黄丸和当归补血汤,疮口用雷夫奴尔油纱条填塞,每日换1次。

12月24日六诊:疮口已平复,腋下淋巴结亦摸不到。而有光泽,精神状态良好,饮食正常,尚时有心烦不寐,嘱其再服人参归脾丸,用龙葵、半枝莲煎汤送服3个月。

经1967、1969、1970、1972年多次随访,一切良好,双侧乳房对称,无肿块。

体会:①乳腺癌,祖国医学称乳岩。《医宗金鉴》说:“乳岩由肝脾两伤,气郁凝结而成。”《外科全生集》称“乳岩是阴寒结痰,因哀哭忧愁,患难惊恐所致。”《女科辑要笺正》说:“乳岩必兼郁火”。归纳起来,由于情志失调,肝气郁结,痰浊凝滞,冲任失调,气血运行不畅,气滞血凝结滞于乳中所致。②该患早年丧偶,情志不遂,患怨忧思,肝气郁结,脾失健运,以致无形之气郁与有形之痰浊相互交凝结滞乳中。③该病治疗分3个阶段:首用逍遥散以疏通气机,破其积聚,加黄芪、党参扶正,青皮、香附理气,陈皮祛痰健脾,丹参、莪术理气活血祛瘀。用药14剂,气郁得解,当主攻其乳癌,始用加味犀黄丸。犀黄丸(牛黄、麝香、乳香、没药)出自《外科全生集》,主治乳岩、瘰疬、痰核等,是疮家清热解毒之名方。加猴枣更助其清热解毒之力,《药物出品辨》谓:“猴枣犹如牛之生黄,狗之生宝,故治效亦相类也。猴枣为治热痰最灵捷之圣药”,加三七活血化瘀,山慈菇、莪术、青皮、山甲珠消瘀、散结、解毒,夏枯草、僵蚕清热软坚化痰。服用中药期加服当归补血汤补益气血以扶正祛邪。更加龙葵、半枝莲以增抗癌作用。在后期的治疗中,出现心烦不寐之症,加服人参归脾丸,养心健脾,益气补血以善其后。

蛋白生成,改善微循环;丹参促进胶原纤维降解、吸收,改善肝细胞缺血缺氧,促进肝细胞再生及防治肝纤维化^[4]。据此,慢性肝病白蛋白低下,球蛋白升高,白球蛋白比例倒置时,重用党参、黄芪、白术、红枣,加用黄精以升高白蛋白;加丹参、炙鳖甲、炙龟板、地鳖虫降低球蛋白,从而调整白、球蛋白比例。慢性肝病谷丙转氨酶升高,是湿邪疫毒稽留不解之故,故以较强的清热解毒利湿之品,如垂盆草、岗念根、田基黄、龙胆草、黄芩等而使谷丙转氨酶降低。肝为藏血之脏,肝主疏泄,喜条达而恶抑郁,但笔者多年来在临床观察,对慢性肝病病人在治疗

上不能拘泥于疏肝理气法,因为疏肝理气法虽可使症状减轻,但对肝功能的改善却往往不够满意。先哲云:“肝为刚脏,非柔不克”,实为经验有得之言。

参考文献

- 1 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,中华传染病杂志 1991;9(1):52~60
- 2 刘克洲,等.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0;10(6):330~333
- 3 方步武,等.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2;12(12):739~740
- 4 李平,等.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6;16(11):696